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朝臣設計救六郎

卻說王欽次日入朝，劾奏楊景在汝州監造官酒未經一月，將酒私鬻，積聚金銀，欲逃反也。乞陛下梟其首級，以絕後患。真宗聞奏大怒曰：「彼縱焦贊，殺死金吾一家，亦該死罪。朕念其功，姑配汝州。今又私賣官酒，是欺朕也，難以再恕。」即下命團練使呼延贊齎旨前往汝州取六郎首級而回。旨意忽下，廷臣愕然。八王奏曰：「楊景忠貞必無是為，陛下休聽狂夫之言而枉屈損壞忠良之將。」真宗曰：「楊景為惡，卿屢保之，故彼有所恃而輕藐國法，恣肆無忌。日前殺朕愛臣謝金吾一家，罪已不容誅矣。何況今日又盜賣官酒乎！再勿多言！」八王語塞而退。是日朝散，寇準、柴駙馬等俱集於闕下，商議其事。八王曰：「朝廷若誅了六郎，他日將奈遼人侵害何？我等當竭力救之。」言罷，於是遍求計於二人。寇準曰：「老臣一計策，不知殿下以為可否？」八王曰：「先生有何計策？」寇準屏左右隨從之人言曰：「領聖旨者，幸是延贊。可囑付他見汝州太守密與計議，揀選獄中罪人貌似郡馬者，梟取其首級來獻聖上。著六郎逃走他處，日後遇有國難，我等保奏出征，將功贖罪，此計可否？」八王曰：「妙哉此計。」遂悄悄地以計告延贊曰：「小將自當方便，不必殿下囑付。」言罷，即辭眾官，齎聖旨赴汝州。

見太守張濟道知斬六郎之故，張濟驚曰：「冤屈！陷人罪業如山。楊將軍到此未有幾日，那裡有這等事故！主上何不察如此！」延贊曰：「此乃王欽賊徒設計劾奏，聖上憤怒之甚，八王力保不允。」言罷，遂附濟耳低聲言曰：「今廷臣計議，著太守如此如此行事。」張濟喜曰：「此計正合下官之意。值今國家多難之秋，若此人一斬，北番乘隙來寇，其奈之何？」言罷，令人請楊將軍來府會話。須臾，六郎到府。禮畢，張濟道：「知朝廷來取首級之事？」六郎曰：「小將赤心報國，惟天可表。今本無此事，君王聽信讒言，下命賜死，吾豈敢辭！當砍吾首級，回報朝廷便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關秦功勞數十秋，飛災頓起實堪憂。
風雷遂地乾坤暗，霜雪漫空草木愁。
自許忠寒天子膽，誰將刀斷佞臣頭。
當年脫使英雄死，魏府何人破虜酋。

張濟曰：「將軍勿憂。適才計議如此如此以救君也。」六郎曰：「若大人肯如此垂救，異日當效犬馬之報。」張濟曰：「將軍何言！但得無禍，朝廷之福。」遂藏六郎於內室。是日，張濟即喚獄官伍榮商議。榮曰：「獄中有蔡權者，擬定當決。其人面貌儼似楊將軍也。斬之獻上，無有不信者。」濟取出視之，果與六郎無異。遂吩咐伍榮多與酒食，灌醉，今夜梟其首級密密包裹了，送入後衙來。伍榮依計，暮夜梟權之頭見濟。濟遂令人請呼延贊領首級星夜回汴去了。

張濟請出六郎，謂曰：「將軍可改換衣裝逃避遠方，以俟他年之赦可也。」六郎拜謝。時將五鼓，張濟開了後園角門。六郎將平人衣帽穿著了，辭別張濟，竟回無佞府中去訖。

卻說呼延贊回到汴京，真宗正設早朝。延贊獻上六郎首級，帝視之，並不猜疑，君臣無不感傷。八王奏曰：「今楊景既誅，乞將首級進於無佞府中安葬，亦見陛下厚待功臣之意。」八王恐人知覺，故欲斂其跡而有是奏也。帝允奏，著禁軍送首級與楊府安葬，令婆舉家哀慟至極，將首級安葬訖。

卻說佳山寨岳勝等聞知六郎被誅，滿寨大哭，聲震原野。孟良曰：「今本官遇禍，我等守此無益，不如各散去罷。」岳勝曰：「汝言甚有理。」即令劉超、張蓋創立一廟於山下，中塑六郎之像，傍塑一十八員指揮使之像，遞年春秋祭祀。分遣已定，又將寨中所積之物盡數均分，遂毀折三關之寨。是日眾人拜別而散。陳林、柴敢領大部人馬仍往勝山寨去了。岳勝邀孟良反上太行山，稱為草頭天子，部將封為丞相等職，依舊劫掠為生。是時焦贊在鄭州，聽知六郎遭戮，亦逃走了。

卻說王欽見六郎已斬，喜不自勝，乃曰：「三關無此人鎮守，遼兵可以長驅而進，我亦不虛拘此也。」乃修書一封，密遣人星夜送往幽州。使人既到幽州，侍臣引奏，蕭后拆書視之：

臣違數年，欲報生成之德，每恨無由。入宋苟庇職居樞密，宋君寵任，君臣無兩，言無不順，謀無不從。略施一計，楊景成誅。此將已死，中原士卒俱木偶耳。娘娘興師南下，取宋社稷猶反掌矣。逆寄孤臣敬此申奏。伺後有機，馳書再報。

蕭后看罷大悅，以示群臣。蕭天左曰：「楊景既誅，他將誠木偶人也。曩者土金秀等會獵河東，設非楊景，北兵直驅中原，誰復為敵！乞娘娘興兵伐之。」師蓋奏曰：「此機固不可失，然未必便勝宋也。」太后聞曰：「卿何以知不勝？」師蓋曰：「宋統中原城池千百座之多，生齒數千萬之眾，豈無勇力智謀兼全如楊景者哉？恐一景死，而又有一景出也。十室之邑亦產英雄，何況中原戶籍如許之多乎！依臣愚見，當用計賺之。」太后曰：「卿有何計？」師蓋曰：「魏府銅台，佳山勝景，天下第一。娘娘可令人廣造美酒，夜間傾於彼地池塘。又使人將八寶冰糖，黏綴彼地樹葉之上。十日一次，如此行事。復命本國軍民人等，三三兩兩，互相傳揚，天降瓊漿於樹，甘露於池，聲息必竟傳入汴梁，今將此計通知王欽，令他愚弄宋君，引誘來此玩景，然後出兵擒之。大宋天下唾手可得矣。」蕭后聞奏大喜，即修書付來使通知王欽，下命師蓋引軍三千造酒黏糖，密為其事。又命蕭天左整頓軍兵，以待征戰。

不數旬，消息傳入汴京。王欽私謂僚屬曰：「下官聞魏府天降瓊漿甘露，列位大人聞否？」僚屬曰：「聞人傳說已久，但未知的否。」王欽曰：「果的有之。且聖君在御，則有此等瑞事，列位當表奏稱賀可也。」於是次日賀表紛紛，言池水成膠，樹瓊瓊漿，若飲食之，則能白日飛升。真宗看罷表章，問臣曰：「今魏府之地有此奇瑞，卿等探訪果真，再得來說。」惟寇準、柴駙馬、八王不信。寇準奏曰：「魏府銅台與遼相近，臣恐是遼之詭計。天既降瑞，何獨此處有之？陛下不可深信。」帝未語，王欽奏曰：「此等之事，天下皆然，何足稱瑞？是蓋聖君至德感召所致，始有此等祥瑞。以臣愚見，千載奇逢，陛下當整六師親往視之。一者巡撫邊民，二者揚威以震北番，令他不敢正視中原。」真宗大悅，乃曰：「卿見高出尋常萬萬矣。」即下詔巡狩魏府。八王諫曰：「陛下龍駕若去，倘蕭后知之，興兵圍困，再調戰將，攻打澶州，陛下江山，能保不危乎？乞以社稷為念，勿輕信此等虛誕之事也。」真宗曰：「朕命柴駙馬、寇丞相領禁軍守汴，何危之有！」八王見諫不從，怏怏而出。

次早降旨，敕令呼延贊為保駕大將軍，光州節度使王全節、鄭州節度使李明，各引部下為前後輔從。延贊等得旨，準備起行。越數日，真宗車駕離了汴京，八王以下文武大小官員隨行。有詩為證：

鳳輦飄搖出禁城，旌旗拂曙壯行程。
尋常山嶽俱搖動，鼎沸奔騰萬馬聲。

時冬十一月，朔風凜冽，天寒地凍。大軍游遊蕩蕩，不數日，到了魏府。車駕逕入歇息。次日，真宗與君臣遊玩，見林中樹葉之上有白素子，取下食之，即八寶冰糖。池塘之水，皆是米酒。八王奏曰：「陛下輕信狂夫之言，來此觀看祥瑞。馳驅車駕，百姓供給，勞苦何堪！今至於此，遍觀景物，何祥瑞之有？此必番人之計，賺陛下來此，欲相謀害。若不早回，定落其圈套也。」真宗亦疑，因下命回汴。

北番已知消息，蕭天左、土金秀引馬步軍兵十五萬，霎時間將魏府團團圍定。侍臣急奏真宗，真宗大驚曰：「早不聽八王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禍。然將何計以脫此難？」八王曰：「番兵蟻聚蜂屯，其氣熾烈，急難與爭鋒。但號令嚴守各門，差人星夜回汴取得救兵來到，始可破此圍也。」真宗允奏，下令嚴守各門，毋得妄動。於是呼延贊等分門而守。

時宋軍在敵樓之上望見番兵圍得水泄不通，聲勢震天，眾有懼色。延贊按劍言曰：「凡軍之對敵，在謀之臧否，不在兵之多寡。今番兵雖眾，利在速戰。明日待我設一計策，定要殺這臊奴，汝眾不可畏怯退後。」眾軍得令，次日請旨出戰，乃定下計策。

使光州節度使王全節引一軍居左，鄭州節度使李明引一軍居右，「待吾交馬，戰至半酣，汝等一齊殺出，定獲全勝。」調遣已畢，出城列陣，只見遼將土金秀跑出陣前，指而言曰：「汝等見淺，已落彀中。早早納降，庶幾免死。不然，盡作無頭鬼矣。」延贊曰：「臊狗！亟走，尚留殘喘。若兇頑邀駕，攻破幽州，寸草不留。」言罷，輪刀拍馬，直取金秀。金秀舉槍交鋒數合，金秀力怯，撥回馬走。延贊趕去，金秀拈弓搭箭，射中其馬，把延贊掀落於地，被番兵活捉而去。王全節、李明見延贊擒去，不敢追趕，退入城去。宋兵潰亂，被番兵殺死不計其數。全節入見真宗，奏知：「捉去延贊，番兵強盛難敵，今臣等敗歸本陣。」真宗聞奏大驚，手足慌亂。八王曰：「陛下休憂傷龍體，可作急寫詔，遣人齎往附近各處節鎮，火速發兵相救。」帝允奏，即寫手詔，遣使臣齎去訖。